

金匱要略五十家註

魏家修
張氏

金匱要略五十家註卷十九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九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趙以德曰上卷肺癰證必先歟而久久吐膿如米粥桔梗湯主之而此不言癰之所在知其非肺癰可知經曰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為壅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歟出從嘔而出膿亦不似肺癰之如米粥者也出胃脘從溼化而聚結若如結痰蛤肉者謂不可治不必治其嘔嘔自膿之瘀薰蒸穀氣故嘔若膿出則嘔自愈夫癰之在胃脘上口者則然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徐忠可曰嘔家之因不同客寒傷胃或痰壅氣逆氣有餘即是火故內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故行痰降逆清火溫中皆可若有癰膿則營分熱而非氣分熱矣因而亦嘔此毒盛也以治嘔法治之行痰降逆固為無益而積熱成毒尚堪溫熱乎故曰不可治嘔然即不治嘔不因氣由於營分熱毒則膿盡而邪衰邪衰而嘔止故曰膿盡自愈

考槃按此以癰膿之嘔撇開以起下文諸嘔也不可治嘔者言治癰令毒邪盡則膿亦盡故不必治嘔也○傷寒論原文復見十三

先嘔却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徐忠可曰。此言嘔渴必相因。故可於先後辨其水。於反不渴。知其飲。示人知嘔中有辨飲之法也。謂先嘔者。內有惡涎也。涎盡而渴。病氣已解。若先渴則必多飲。飲多即同惡涎。因而嘔。知水停心下。乃驟至之病。未必任偏僻處矣。故但曰此屬飲家。然多嘔則必傷津。故渴為嘔家必然之理。今反不渴。若非心下原有偏著之飲。氣潤其燥火。則渴何能免。但飲果在中之孔道。豈有不與嘔俱出。則知此飲偏旁。而不在孔道矣。故曰此屬支飲。

魏念庭曰。先嘔而後渴者。此為欲解。是作嘔之邪已盡。隨嘔而出。津傷作渴。故知其嘔為欲解也。嘔雖無物。而必有痰涎。隨嘔聲湧出。氣與津兩越於上。而邪可已矣。故邪去津亡而渴作焉。若夫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之嘔也。何也。嘔家本不渴。今反先渴。飲水入而反嘔。知不渴之故。有支飲存於心下也。所以先渴者。亦支飲格阻正津。不能上潤喉舌。遂先渴也。渴非真渴。故飲入即嘔。嘔屬於飲。故飲家變為嘔家。明其屬支飲。治飲而嘔可止矣。

尤在涇曰。嘔家必有停痰宿水。先嘔却渴者。痰水已去。而胃陽將復也。故曰此為欲解。先渴却嘔者。因熱飲水過多。熱雖解而飲旋積也。此嘔因積飲所致。故曰此

屬飲家嘔家本渴水從嘔去故也今反不渴者以宿有支飲在心下愈動而愈出也故曰此屬支飲

陳脩園曰此以嘔後作渴為欲解先渴後嘔為停飲嘔而不渴為支飲也

考槃按

此節原文微同痰飲複叙於此者為嘔病發論也餘義詳痰飲

問曰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

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

考槃按引飲一作引食傷寒論載此條故也作故吐也無問曰何也師曰六字

傷寒論原文復見十四

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令脈反弦故名曰虛

趙以德曰凡脈以候病陽盛則數陰盛則遲今言陽微而脈數數而復胃中冷其

理安在蓋脈病不可以概論也此數有藥之遺熱所客胃中冷由陽不足而致何

也中焦者陰陽之界汗劑必用辛溫發表不當汗而汗損其中脫陽分致令陽微

膈氣虛藥之遺熱從陰分而變遂成數脈古云客熱非陽盛也雖有客熱胃中之

陽氣不足故曰胃中虛冷也醫反以寒劑瀉之復損陰分之陽故脈變弦上下之

陽俱不足雖當日暮行陰之時陽亦不入於陰而糟粕不輸於大小腸從口入者惟

有從口出而已故曰胃氣無餘言胃中之陽氣所存無幾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

徐忠可曰此論嘔吐之脈從誤汗來則初脈或見數誤下則反弦也謂數脈不外

君相二火所以寸數咽喉口舌生瘡或吐紅欬嗽肺癰兩關數則胃火或肝火尺數則陰虛或相火故曰數為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為疑以數脈必主於熱也不知虛亦能使脈數况見吐證吐為一時病而脈數則非君相二火明甚因推其致病之由曰以發其汗汗則傷陽而陽氣微人身唯真陽氣足如太陽中天令人溫和調通陽虛則爆火乘之故曰膈氣虛脈乃數數既非本然之陽和則為客熱客熱則病胃何能助胃消穀名曰熱其實無陽不能運之使下故曰胃中虛冷故也若脈更見弦是胃中之陽氣不充而結故曰胃氣無餘無餘者胃氣無餘力勝穀氣也因而朝食暮吐見胃未嘗不受穀受不能消則變為胃反其原由寒在上焦本當溫胃助其消導又誤下之則陽之微者反見弦狀所謂弦則衛氣結故曰虛也魏念庭曰此言胃中虛冷由於誤發汗亡陽胃津傷而胃陽已微也周身營衛全賴胃陽營衛有傷而胃氣亦虧內外表裏豈有不相通乎其本虛冷其標之熱則非實熱而為客熱客熱者虛假浮游之熱也豈能消腐水穀哉水穀既不能腐化於是停蓄凝滯朝食暮吐久久胃氣上逆有食即吐胃氣不下行而反上衝習以為性胃乃反其常矣名之曰胃反可也診之脈必弦弦者緊也緊為寒正胃陽虛氣冷之驗也且弦者木象胃脈之所最忌見此木勝侮土由於土虛邪乘則又不止於誤汗而復經誤下可知矣庸醫不知客熱之理以不能消穀胃虛者為實

熱之胃實下之而先之數脈之客熱必為沉緊之實寒實寒在胃胃陽益不足矣名之曰虛誠哉虛也

唐容川曰脈數為熱若熱在胃則當消穀引飲而不吐也反吐者非胃中有熱乃客熱也因過發其汗令太陽之氣傷而微弱不能充達於膈膈與心包相連太陽之氣不充達於膈則膈氣虛凡人之脈皆應心包而動膈虛連及心包致脈不靖而數故曰數為客熱以胃為主則膈為客也客熱在膈中不在胃中胃中仍虛冷故脈數而仍不能消穀也此即五瀉心湯及連理丸之治又即仲景所謂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之謂膈與胃近人不辨是以此證此脈多不能明此是言客熱為上段其下段又是言虛寒分為兩段各不相蒙連接解之便不可通下節云脈弦者下焦虛寒也乃反胃之的候而所以致此反胃脈弦者何故蓋寒本在上而醫反下之以致肝經下焦之陽亦虛不能化穀故胃反令脈亦弦是肝下焦之虛寒不僅胃冷而已也按此兩段雖皆論胃而一是兼膈言一是兼肝言當分別之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營虛營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吳謙曰此條文義不

趙以德曰此段推原胃中虛冷之故故於寸口脈證之謂寸口主上焦微則胸中少元陽之氣營氣隨衛氣者也血即營之成流者也無氣以引滿其營氣而營虛

虛則血少。不能如平人之充盛而不足矣。雖陰火熾而見數象。胸中之營衛實虛。元陽大虧。焉得不冷。

尤在涇曰。此因數為客熱而推言脈微而數者為無氣。而非有熱也。氣者營之主。故無氣則營虛。營者血之源。故營虛則血不足。營衛俱虛。則胸中之積而為正氣者少矣。故胸中冷。合上二條言之。客熱固非真熱。不可以寒治之。胸中冷亦非真冷。不可以熱治之。是皆當以溫養真氣為主。真氣沖和純和之氣。此氣浮則生熱。沉則生冷。溫之則浮。熾自收。養之則虛冷自化。若熱以寒治。寒以熱治。則真氣愈虛。寒熱內賊。而其病益甚矣。

唐容川曰。此以脈微為主。而兼見脈數。故為真寒假熱。蓋氣化津液微。則陽氣微。而氣乏。氣乏則津液不足。內經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是言津液上交於心。即化為血。此云無氣則營虛者。即謂津液不能化血也。故曰營虛則血不足。血者心火之化。血足則火旺。血不足則胸中冷。指心包絡血不溫通而言。致嘔之由。亦多有此。若脫去嘔字。又於營衛生化之理。不能透徹。則浮淺矣。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為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趙以德曰。跌陽者。胃脈之所過。故候胃脈。必於是焉。脾與胃以膜相連。皆屬於土。

土有陰陽胃為陽土脾為陰土陽主氣主動陰主血主靜今謂脾傷不磨何哉此陰陽互為體用之義也蓋陽參於陰則陰能動而不為凝結陰參於陽則陽能固而不為飛揚斯脾動則脈不瀉胃固則脈不浮若浮則胃家虛而穀不能腐熟瀉則脾血傷而穀不得消磨所以在朝當陽時食入者至暮行陰時反出在暮當陰時食入者至陽時亦出以其兩虛不能參合莫得轉輸於大小腸也河間謂跌陽脈緊內燥盛而瀝氣衰故為難治可見浮脈病成必變緊脈也況緊而見瀉其血已亡乎上脫亡血膈間乾瀉食不得入下脫亡血必并大小腸皆枯食不得下故難治也徐忠可曰吐乃胃家病脾氣通於胃跌陽者脾胃脈也故復以跌陽診之謂跌陽脈浮而且瀉土主中州不沉不浮今太浮則知其虛矣蓋虛則脾胃氣不交而脾陰傷傷不能固結其氣故脈浮瀉正既虛則失醞釀之本故不磨因而朝暮之間不能容穀宿而不化此胃反之由然其脈不緊則胃氣尚能勝邪若又加緊而瀉緊為寒邪瀉為液竭正不勝邪故曰難治

唐容川曰瀉為陰傷液竭而瀉陰液二字徐註頗確惜未發明且注緊字亦未顯蓋飲食入胃胃為陽土主燥以化水脾為陰土主潤以化食脈瀉則陰液虛不能濡化其穀西醫謂有甜肉汁入胃化穀亦即此理今之膈食病真如羊屎者皆是陰液虛故也然往往治愈則以脾陰虛而胃陽不虛治陰而不慮損陽是以可愈

若緊而滿緊則為寒寒傷胃陽脾陰虛而胃陽亦虛補陽則傷陰滋陰則損陽故為難治

尤在涇曰此因胃氣無餘變為胃反而推言其病之并在於脾也夫胃為陽脾為陰浮則為虛者胃之陽虛也滿則傷脾者脾之陰傷也穀入於胃而運於脾脾傷則不能磨脾不磨則穀不化而朝食者暮當下暮食者朝當下若穀不化則不得下不得下必反而吐出也夫脾胃土也土德本緩而脈反緊則肝有餘土氣本和而脈反滿則血不足藏真不足而賊邪有餘故曰難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趙以德曰欲吐以其邪在陽也若下不惟逆其治陽又反傷其無過之陰豈獨反胃而已其為害可勝言哉

徐忠可曰治病之法貴因勢利導故內經曰在上者越之在下者竭之今病欲上吐不可強之使下凡病皆然故曰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是概言非止反胃而反胃在其中

魏念庭曰病人欲吐者氣逆上衝也有可吐者邪在上則越之可也如不可吐者則順氣止逆治之使勿吐可也斷不可悞為攻下逆其性而折之使邪愈深入而難於調順也此悞下之戒於嘔吐門中首宜知忌者也

尤在涇曰。病人欲吐者。邪在上而氣方逆。若遽下之。病氣必與藥氣相爭而正乃蒙其禍矣。否則裏虛邪入。病氣轉深。或痞或下利。未可知也。故曰不可下之。

金鑑曰。病人欲吐上越之勢方盛。故不可下之。若病人吐後。其勢衰矣。因其衰而濟之。故已吐有可下之法也。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趙以德曰。噦者。無物有聲之謂也。腹滿為實。實則氣上逆而作噦。故必視其前後何部不利而利之。則滿去而噦自止矣。

魏念庭曰。胃氣上逆冲而為噦。治法當視其前後審大小便。調不調也。前部不利者。水邪之逆也。當利其小便而噦愈。後部不利者。熱邪實也。當利其大便而噦愈。黃坤載曰。陽明濁氣上逆。則生嘔噦。噦而腹滿者。太陰之清氣不升。陽明之濁氣不降也。前後二陰必有不利之部。前部不利。利其水道。後部不利。利其穀道。前後寢通。濁氣下降。則滿消而噦止矣。

考槃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小大不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奉議曰。前部不利者。猪苓湯。後部不利者。調胃承氣湯。○傷寒論原文。後見十五。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徐忠可曰。胸乃陽位。嘔為陰邪。使胸之陽氣足以禦之。則未必嘔。嘔亦胸中無恙。

也。乃嘔而胸滿，是有邪來虛襲胸，不但胃不和矣。虛邪屬陰，故以茱萸之苦溫善驅濁陰者為君。人參補虛為佐，而以薑棗宣發上焦之正氣也。

魏念庭曰：嘔家多熱而胸滿之嘔，非熱也。熱氣必散而寒氣斯凝，故見胸滿而嘔，知非熱嘔而為寒嘔必矣。主之以茱萸湯，以吳茱萸之辛溫為君，佐以人參薑棗理脾益氣，滿消而嘔自止，寒散而滿自消矣。

茱萸湯方

吳茱萸

味辛溫

人參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林禮豐曰：嘔而胸滿者，陰邪佔居陽位也，故重用吳茱萸生薑之大辛大溫，以通胸中之陽，以破陰霾之氣。佐以人參大棗之一陰一陽，以建脾胃之氣，以鎮逆上之陰，使陽光普照而陰翳自消，有何乾嘔胸滿吐涎沫之患哉。

費晉卿曰：吳茱萸辛烈善降，得薑之溫通用，以破除陰氣有餘矣。又恐辛燥太過耗氣劫陰，故用參棗之甘緩以濟之，又能補土扶陽，使濁陰不得上干清道，治法更為周到。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

徐忠可曰：乾嘔者，有聲無物也。物雖無而吐涎沫，仲景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上

魚既有寒寒為陰邪。格陽在上。故頭痛。比胸滿而嘔。似有在上在下不同。然邪必乘虛。故亦用茱萸湯。兼溫補以驅濁陰。謂嘔有不同。寒則一也。

李文曰。太陰少陰經從足至胸。俱不上頭。二經並無頭痛證。厥陰經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乾嘔吐涎沫者。裏寒也。頭痛者。寒氣從厥陰經脈上攻也。不用桂附。用吳茱萸者。以其入厥陰經故耳。餘皆溫補散寒之藥。

黃坤載曰。胃氣上逆。濁氣翻騰。則生乾嘔。肺氣鬱阻。津液凝滯。則生涎沫。濁氣升填。頭上壅塞。則苦頭痛。肺胃上逆。根緣中下之虛寒。宜吳茱萸湯溫補中脘而降逆氣也。

考槃按

肝寒上逆。是以嘔沫頭痛。吳茱萸入肝通陽。溫胃散寒。直折衝逆之陰。所以主之。○傷寒論原文。見十六。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趙以德曰。陰陽不分。塞而不通。留結心下為痞。於是胃中空虛。客氣上逆為嘔。下走則為腸鳴。故用是湯分陰陽。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虛者實。成無註是方連芩之苦寒入心。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乾薑之辛熱。以走氣而分陰行陽也。甘草參朮之甘溫。補中而交陰陽通上下也。

徐忠可曰。嘔本屬熱。然而腸鳴則下寒而虛。痞者陰邪搏飲結於心下。即傷寒論所謂胃中不和。腹中雷鳴也。故主半夏瀉心湯。用參甘朮以補中。乾薑以溫胃。

泄滿半夏以開痰飲而以芩連清熱且苦寒亦能泄滿也

程雲來曰嘔而腸鳴心下痞者此邪熱乘虛而客於心下故以芩連泄熱除痞薑夏散逆止嘔內經曰脾胃虛則腸鳴又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人參甘草用以補中而和腸胃也

尤在涇曰邪氣乘虛陷入心下中氣則痞中氣既痞升降失常於是陽獨上逆而嘔陰獨下走而腸鳴是雖三焦俱病而中氣為上下之樞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黃連黃芩苦以降陽半夏乾薑辛以升陰陰升陽降痞將自解人參甘草則補養中氣以為交陰陽通上下之用也

金鑑曰嘔而腸鳴腸虛而寒也嘔而心下痞胃實而熱也並見之乃下寒上熱腸虛胃實之病也故主以半夏瀉心湯用參草大棗以補中氣半夏以降客逆而乾薑以勝中寒芩連以瀉結熱也

黃坤載曰寒邪衝激則腸中雷鳴膽胃升鬱則心下痞硬心痞則火無降路必生上熱黃芩黃連清火而泄熱薑甘參棗溫中而補土半夏降逆而止嘔也

唐容川曰心下痞是指膈間言蓋心包絡連肺系循膈子為一層白膜至胸骨盡處則為膈由膈而下為油網以達心火於小腸此心與小腸相表裏之路徑也凡人飲水入胃走膜膈下油網以至膀胱絕不從小腸中行也今若心下隔間火不

達於小腸。水不走入膀胱。水火糾結。則為心下痞。上逆犯胃。則為嘔。下溢犯小腸。則為腸鳴。皆水火糾結所致。故用薑半以破水。芩連以制火。參棗甘草保胃實腸。使水火不犯腸胃。各循其消導之路。則愈。必如是解。而後仲景所論痞滿陷痞。皆能會通矣。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

半升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乾薑

三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陳古愚曰。嘔而腸鳴。並無下利。心下痞。不因誤下。何以上下之阻隔。若是。蓋因飲停心下。上逆為嘔。下干為腸鳴。飲不除。則痞不消。欲蠲飲。必資中氣。方中參棗草。以培中氣。藉半夏之降逆。佐芩連以消痞。復得乾薑之溫散。使痞者通。逆者降矣。妙在去滓再煎。取其輕清上浮。以成化痞降逆之用耳。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程雲來曰。中焦不和。則氣逆於上。而作嘔。迫於下。而為利。故用半夏生薑入上焦。而止嘔。甘草大棗入中焦。而和脾。黃芩芍藥入下焦。而止利。如是。則正氣安。而邪氣去。三焦和。而嘔利止矣。

魏念庭曰。乾嘔而利者。邪在中。而不在上下也。嘔為熱逆之嘔。利為挾熱之利。審

諦已明主之以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可也。半夏半升。用辛苦以開之降之而不傷於寒。黃芩芍藥一收一降而邪熱之在中必由小腸而膀胱隨小便以去。甘薑大棗益胃補中。乃治中有實熱作上嘔下利之善計也。

尤在涇曰。此傷寒熱邪入裏作利而復上行為嘔者之法。而雜病肝胃之火上衝下注者亦復有之。半夏生薑散逆於上。黃芩芍藥除熱於裏。上下俱病中氣必困。甘草大棗合芍藥生薑以安中而正氣也。

金鑑曰。乾嘔者胃氣逆也。若下利清穀乃腸中寒也。今下利濁粘是腸中熱也。故用黃芩湯以治其利。合半夏生薑湯以治乾嘔也。

黃坤載曰。乾嘔而利者甲木之賊戊土。胃氣鬱遏不能容納水穀。故下為瀉利而上為乾嘔。甘草大棗補中氣而益脾精。黃芩芍藥清甲木而泄相火。半夏生薑降胃逆而止嘔吐也。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

兩三

芍藥

兩三

甘草

兩二

大棗

枚十二

半夏

升半

生薑

兩三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陳靈石曰。太陽主開。少陽主樞。乾嘔者少陽之邪。欲從太陽之開而外出也。下利者太陽之邪。不能從樞外出而反從樞內陷也。用黃芩加半夏生薑湯者。轉少陽

之樞達太陽之氣交上下清裏熱而薑夏又能止嘔降逆也此即小柴胡湯去柴胡人參加芍藥去之者恐其助飲而增嘔加之者取其和胃而降逆使聖之方鬼神莫測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方見痰飲

趙以德曰嘔吐穀不得下者有寒有熱不可概論也食入即吐熱也朝食暮吐寒也此則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小半夏湯

徐忠可曰嘔固屬火然使胃中無痰則食可稍進至穀不得下非痰礙之而何痰必由於氣逆故以小半夏湯降逆開痰

沈明宗曰此痰飲多而致嘔之方也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此痰飲多而外邪少拒格胸胃之間氣逆而穀不得入故用生薑散邪半夏以消痰飲而止嘔逆魏念庭曰諸嘔吐有穀不得下者寒氣格塞於上而胃氣虛冷於中也主之以小半夏湯半夏生薑全用辛溫治虛冷上逆之善方也

尤在涇曰嘔吐穀不得下者胃中有飲隨氣上逆而阻其穀入之路也故以半夏消飲生薑降逆飲消穀斯下矣

陳靈石曰胃主納穀穀不得下者胃氣虛寒也嘔吐者飲隨寒氣上逆也胃虛飲逆非溫不能散其寒非辛不能降其逆用半夏滌飲降逆生薑溫中散寒使胃氣

溫和而嘔吐自平。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徐忠可曰。病在膈上。大約邪熱搏飲。至於思水。則飲邪去。故曰解。急與之。恐燥邪不堪也。然元陽未復。正須防停飲再發。故以猪苓去水為君。苓朮以培其正氣也。程雲來曰。上章言先嘔却渴。此為欲解。今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亦與上證不殊。故急與之以和胃。然思水之人。又有得水而貪飲。則胃中熱少。不能消水。更與人作病。故思水者。用猪苓散以散水飲。

魏念庭曰。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欲解之徵也。即論中所言先嘔後渴。此為欲解之義也。急與之。嘔吐後傷津液。水入而津液可復也。若夫未曾嘔吐。即思水者。即論中所言先渴却嘔之證也。是為水停心下。宿有支飲。阻其正津。而作渴。而多飲。則舊飲未去。新飲復生。應治其支飲而渴方愈也。主以猪苓散利水補土。以治溼邪者治渴。而即以治上逆之嘔吐而已。按唐容川曰。從一後字。悟出思水者是先思水。魏註真能玩味原文者也。仲景書皆當如此讀。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朮

各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考槃按

中胃虛寒。飲停心下。阻格正津。作渴。渴不止。則飲不休。故以猪苓散。飲利水為君。而以苓朮化氣助胃為臣使也。